

□乡风民俗

端午品“五红”

钱续坤

赶到家时，母亲已经张罗好了一桌丰盛的饭菜。我和弟弟的三个孩子全然不顾什么礼节和斯文，有的在啃“油焖猪蹄”，有的在尝“爆炒鳝段”，有的在品“红烧龙虾”，看到他们一个个狼吞虎咽的样子，站在一旁的母亲乐呵呵地说：“多吃五红，百毒不侵。”

“过端午，吃五红”的习俗，在故乡有着悠久的历史。三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像我小的时候一样，对这一习俗的来源颇感兴趣，于是缠着他们的奶奶非要弄清来龙去脉不可。母亲可是位讲民间故事的“高手”，这个美丽的传说不知被她绘声绘色地描述过多少回：相传很久以前，玉皇大帝宣布，天上的毒物要等到惊蛰之后才可以到凡间去，不过有的毒物怕冷，于是它们约好天暖之后再去凡尘为非作歹。这五个毒物就是蛇、蜘蛛、蝎子、蜈蚣还有壁虎，它们在端午节这天来到了人间，刚到一户人家的门口，就听见这家女主人在说，快吃，这是油炸的五毒。五个毒物大吃一惊，趴到窗口仔细一看，只见桌上放着五种红色的菜，五毒看了以为炸的是自己的同类，吓得魂飞魄散，夺路而逃。这一年，这户人家没有遭遇到五毒的侵扰。此后，人们都要在端午节这天吃五种红颜色的菜肴，来吓退那些有毒的害虫，并且认为只有如此，整个夏天才有可能辟邪避暑。

因为家境贫寒的缘故，我记忆中的端午“五红”，无非是红烧鲫鱼、水煮河虾、红心鸭蛋、糖炆番茄、清炒苋菜这五种。当然，能够同时品尝到这“五红”的机会微乎其微，吃得最多的只有苋菜——苋菜是自家菜园里种的，拔回来洗净，加菜籽油用热锅快炒，然后拌上蒜泥出锅，那绿的叶、白的蒜、红的汤，单是让人看

了便是一种莫大的视觉享受；有时，我直接将那红红的汤水倒入米饭中，咻溜咻溜就是一大碗。现在的孩子可能对这“五红”极感乏味，至少我的儿子和两个侄儿就是这样，他们垂涎三尺的则是“红烧猪蹄”“爆炒鳝段”“油焖龙虾”“啤酒烤鸭”“剁椒鱼片”之类。时代在变迁，“五红”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，这其实是孩子们的幸福，也是我们这代人的骄傲，毕竟现在的生活早已脱离了贫困，正逐步迈入小康。

在有些地方，端午并不仅仅只吃“五红”，而是中午团圆饭的菜肴都要带红，不是天然的红色也必须红烧，号称“十二红”，还要吃刚上市的桑椹、樱桃等水果。我年幼时对这种风俗非常羡慕，那真是可以敞开肚皮大快朵颐了；不过郁闷的是，这“十二红”到底是什么，却一头雾水，及至后来读了《扬州饮食随想录》，这才从书中知道“十二红”有“四碗八碟”之说。所谓的“四碗”，乃红烧黄鱼、红烧趴蹄、红烧牛肉、红烧鸡块；所谓“八碟”，又有“四冷”“四热”之分，“四冷”为咸蛋、香肠、萝卜、熏鱼，“四热”为炒苋菜、炒猪肝、炒河虾、炒鳝丝。这种说法尽管比较权威，但在农村并不切合实际，尤其在那食难果腹的年代，勉强凑上“五红”也就非常不易了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，近年又有人玩出新花样，谓端午接近黄梅，国人崇尚黄，菜肴应该加上“五黄”，即煎黄鱼、烧黄鳝、拌黄瓜、咸蛋黄以及黄豆芽炒酱干。

其实不管“五红”也好，“五黄”也罢，只要是民族的优良传统，该继承的就当继承，该扬弃的就要扬弃。但愿端午品“五红”的习俗，不要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失传！



驻足 王慧 摄

□生活手记

移来一株梅

李兵

去年寒假，我们一家到姐姐家玩，还未走进她家院中，一阵沁人心脾的梅香就滑进了鼻腔。小女儿也不禁惊叹道：“姨妈家好香呀！”

进入院中，四下寻找梅香，终于在院落西北角发现了一树金花。它就那样静静地倚着墙角，似乎是正在小憩呢。走近一看，梅花有的绽开，却也未轻露芳心，而是含蓄地拥成一团，像一个个金色的铃铛；有的还裹着鹅黄的花苞，它们似乎并不急着要绽放美丽，而树下则散布一些开谢的花朵，除了颜色淡些外，形状丝毫没有变化，好像它们不是零落，而是刻意飘落地面，给泥土中生灵带去慰藉。女儿早已拾起一捧梅花，“爸爸，这花真香！我要把它带回家！”女儿把花装进口袋，手里还拿着两朵不停地嗅着。

女儿的话倒是提醒了我，我为什么不移栽一株到老家的院中呢？

我急忙绕着梅树根观察起来。它的根部确是有许多旁逸的枝条，其中有一支离“母根”较远，高约一米，有我拇指粗细，枝上的芽苞饱满，里面正涌动着生命的浆液，我仿佛已经嗅到老家院中满院的梅香了。

中午，我胡乱扒了一碗饭，便找来锹，小心翼翼挖了起来，这株梅条的根部已经长出了蓬蓬的一团根须，完全有了独立成长的基础了。姐姐捧碗来看，也说随便找个角落去栽，不用管它，自然能活。我像外科医生做手术般将它分离，并用周围的土壤包裹根须。

到家之后却犯了难，到底该把它栽哪儿呢？后院大，可选地点多，但是一想到三两年之后，它将会摇响那金色的铃铛，释放沁人的梅香，我实在不愿它像它“母亲”那样，开在寂寞的角落，少人知晓，我要让整村的人不仅能嗅到梅香，还能看到梅影，让它享到应得的荣光。

最终，我决定把它栽种在门前的路边。培完最后一锹土，女儿帮我浇完最后一瓢水，我的心终于安放下来，就静等着它萌芽了。

可是不久便发生了悲剧。

正月十六，家人原本低调为父亲过六十大寿，可不知谁泄露消息，等我买回蛋糕，门口已是满地的鞭炮的碎屑，而那梅条正孤零零在寒风中瑟瑟发抖。走近一看，梅条大部分已被熏烧过，靠近地面一截被炸伤，但我心存侥幸，默默祈祷它能度过这个劫难。

一次放假回家，我惊奇地发现它居然劫后余生，虽然枝顶的芽苞在那次劫难中炸掉，但两侧的芽苞抽出了纤细而倔强的枝条，我欣喜极了，之前的祈祷如愿了。然而不久，妈妈电话那头传来了“噩耗”，隔壁家毁屋造房，拉来一批新砖，无处卸放，只得暂时堆在我家门前。不巧，那株梅条被压在砖下，连“尸首”也看不见了。

唉，是我的虚荣害死了它，如果当初听姐姐的，把它栽种到僻静的角落，它断然不会是这样的下场。

梅花只是静静地开，寂寂地落，高冷惯了，幽静惯了，无需被人端着、捧着，只要有一处僻静的角落就能绽放一树迷人的优雅。环境的影响是多么重要啊！我想，即使它在门前能侥幸存活，努力开出花朵来，一定也会被人以“喜爱”之名折去，依然落个“身首异处”的下场。

我不忍告诉女儿这个惨痛的消息，但我还会重新移栽一株，一株静倚墙角的梅。

□凡人素描

手挥五弦琴

李国春

初闻“凡怡”的芳名，很自然地想到《红楼》结社中的一群才女，清雅芳洁，十足的书卷味。

凡怡的作品发表于国内多家刊物时，我还是个浑身散发着利禄味的一介贩夫。那时她的文字我读得不多，偶见当地报刊有“凡怡”的名字，隐约有些印象。一次，听她叔叔说，侄女喜文学，擅写作。我问，谁呀？你老程家还有女作家啊？

她老叔与我有交谊，多次提及他的作家侄女，却不知“凡怡”这雅名，告诉我，侄女名“春艳”。哦，有诗意，有繁花似锦的气象。自此，我便留意起她的作品来。

凡怡的作品看似平凡，其实不“凡”。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写作，二十年笔耕，写尽了市井风情与乡间俚俗，笔底绽放秋月春花，字句间流淌似水年华，她所描摹的人物鲜活可人，一个个套着世俗的外衣，内心却似池塘绿水，一遇春雨秋风，便泛起阵阵涟漪，尽现喜怒哀乐，纷纭世相。

读文字不如观其人。今年母亲节前，凡怡和她的一班文友闺蜜们组织了

一次文学活动，真是精彩纷呈。加盟者都是她的知音，她也诚心待人，心心相印。组织者有大爱的情怀，悯世悲人，他们以母亲为主题，向社会征集关于母爱的文字。公告一出，短时间内，百余篇文章汇聚到她的“凡尘艳语”微刊。评选、搭舞台、颁奖，活动环环相接，搞得绘声绘色，如清泉出涧，潺湲颇有韵致，体现她秀逸的文思与超伦的组织才能。

作家手中的笔像一张五弦琴，挑动琴弦，五音和鸣，就会拨动人的心灵。诚如这一次“母亲节”征文活动，一倡而百诺，四方翕然，是人之真、情之切也！心灵相通，爱意得以在众人之间传递。如今，“凡尘艳语”微刊聚拢了一班文友，平素里嬉嬉闹闹，你调我侃，即使是骂上一句也透出彼此的亲和，细心人一听，会意一笑，难得人世间有如此的真性情。

小城里这班人以文会友，一个个锦心绣口，互递冷暖，将真善美演绎在活泼的文字中，他们何尝不是一张琴上的弦？而善操者，桐城凡怡也。